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32

達文西

■印 綢 勿 請

有 所 權 版 ■

達

文

西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2

編：梁 實 秋

著：史 提 夫 韓

圖：張 子 丹

譯者：約 翰 佛

出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二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 獻 章

法律顧問：林 樹 旺 律 師

印刷：中 興 印 刷 廠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K811
32
831

港台書室



90101896

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達文西

少年時期

繪畫神童

離開母親

文西家的繼承人

會見父親

初試妙筆

藝術之都

維洛基奧大師

「基督的洗禮」

聲名鵲起

五 〇 六 三 七 三 四 四 五



追求真實

豎琴之緣

新武器的發明

客居米蘭

巨型騎馬像

冶金術

偉大的建設

「最後的晚餐」

人體解剖

兵燹之災

愛徒何在

美的創造者

流浪之旅

思母心切

重返翡冷翠

針鋒相對

六二

六六

七三

七七

七九

八六

九六

一二

二〇

二七

三三

三七

四一

四二

四四



蒙娜·麗莎·····	一〇
神秘的微笑·····	一五
文藝復興的巨匠·····	二〇
米開蘭基羅的挑戰·····	二五
青年畫家拉斐爾·····	三〇
毀像糾紛·····	三五
離情綿綿·····	四〇
麗莎之死·····	四五
不堪回首·····	五〇
人造獅子·····	五五
羅馬之行·····	六〇
人類飛行圖·····	六五
最後之旅·····	七〇
永恒的藝術·····	七五
後記·····	八〇
年表·····	八五



少年時期

繪畫神童

「爸爸，真奇妙！這孩子今天在沙地上畫了隻綿羊，畫得好棒哩！」

「可不是嘛，卡德莉娜。這事我老早就看出來了。雷奧納多不是個普通孩子，他說不定是那位聖人投胎轉世的呢。才不過五歲的小娃娃，居然會數到一千的數目！前幾天我還看見他在削木頭作風車，也沒有人教他怎麼做，他却很靈活地使着小刀，把木片削得薄薄的，然後很巧妙地拼成十字形，迎風這麼一擺，那風車就骨碌碌地轉動起來啦。真是聰明絕頂！我簡直不敢相信他是我的外孫呢。說真的，他確實是天賜的寶貝！」

外祖父裘再伯剛從田地裏下了工回來，就和女兒卡德莉娜談起了這些事情。

裘再伯向來對外孫雷奧納多的聰明感到非常自傲。他幾乎三天兩頭逢人便得意洋洋地誇讚着雷奧納多，聲稱這孩子日後一定會成為全村首屈一指的才俊。

「卡德莉娜，妳看，雷奧納多又在院子裏的沙地上畫畫兒了。到底他在畫些什麼，我們去看

看吧。」

「不，爸爸，這孩子正畫得起勁呢，最好還是不要去打擾他。」

正在爐邊燒著柴火的女兒，一邊說一邊從窗口悄悄地探首朝着貯藏室的方向望去。這時，雷奧納多正拿着石片在沙地上聚精會神地畫着。

他的衣著雖然寒酸，臉色却紅潤得宛如一朵玫瑰，眼睛明亮得如同天上的星星。一頭耀眼的金髮，像波浪般在腦袋上蜷曲著。家裏的人自是不用說了，就是旁人見了他那天真可愛的模樣也會忍不住要抱起來親一親。他不僅生得漂亮，氣質也相當地不凡。

「如果有紙張和粉筆，他不知道會多麼高興呢。他一定會整天畫個沒完，進步也很快。要是我們生活過得好一點，就可以買那些東西給他了。」

「妳說什麼來着？貧窮沒什麼好埋怨的，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呀。一個人最重要的是才能，有了才能就有辦法。今天的社會和從前不同，身分低的人也有機會出人頭地。在城市裏，據說出了名的畫家和雕刻家就有好幾十個，他們都住在豪華的房子裏，僱了許多傭人，過着奢侈的生活呢。這些名人並不一定是貴族出身，其中也有像我們這樣的農家子弟呀。」裘再伯看見女兒的牢騷又要出籠了，連忙說了這一番話來安慰她。

那是距今五百多年以前，也就是公元一四五七年的時代。

地點是在意大利的托斯卡那地方，一個名叫文西的小村。這是位於當時意大利數一數二的大都市翡冷翠北方的農村。這兒除了沿着緩緩傾斜的山坡上有一片麥田外，滿目都是意大利半島上最著名的葡萄和橄欖樹，其間也點綴着白色粉牆的農舍。

走下山谷，有一條清澄的河流，偶爾還可以看到旅客在那裏勒馬飲水。好一幅悠閒的南國村莊景色！

黃昏時分，建立在全村最高處山崖上的教堂，響起了一陣莊嚴的鐘聲。這鐘聲是在告訴村民們一天的工作結束了；同時也是在向村民們報告，爲平安地過完了這一天而向上蒼祈禱感謝的時刻已經到了。

有一天，住在這座教堂裏的神父弗拉·基奧里，工作完畢走出教堂外，却發現卡德莉娜牽着雷奧納多的手，佇立在院子裏。

「原來是你，卡德莉娜，有什麼事情嗎？」神父說着，向她走去。

「是的，我是爲了這個孩子，想拜託您幫幫忙。」

「沒問題，只要是我辦得到的事情，你就儘管說出來吧。我對於雷奧納多這個孩子的境遇，也是一直記掛在心呢。這孩子生下來就沒有父親，也怪可憐的！」

「多謝您的關懷。那就……」

「哦，等一等，」基奧里揮手制止了卡德莉娜，「妳說要我幫忙，不過，有件事我可幫不了忙。那就是關於比埃洛先生的事情。無論如何，比埃洛先生是本村最有勢力的人，而我只不過是一名上帝的僕人罷了。」

「不，神父，這不關他的事。」

「是嗎？那你就說說看吧。」

卡德莉娜遲疑了一下，然後似乎下定了決心。她說：「能不能請您送一些紙和筆給這個孩子

？」

「什麼紙和筆？」

「就是畫圖用的紙和炭筆。我們家很窮，根本沒有多餘的錢可幫他買，而且出售那些紙和粉筆的店在那裏我們也不知道。雷奧納多很喜歡畫畫，他每天都在沙地上畫着狗啦、羊啦、人的面孔啦等等，但是經過風吹雨打，那些畫就消失了。我希望這個孩子能有機會在白紙上用黑色炭筆好好地畫他的畫。」

神父綻開了笑顏，說：「原來如此。這還不簡單嗎？請你稍候片刻，我這就去拿。這孩子很會畫畫，我也略有所聞。」

神父馬上回到教堂內。過不了多久，他帶來了幾張紙和用過的炭筆，放在不勝羞怯的雷奧納多的小手上。

雷奧納多內心的喜悅真是無法形容。卡德莉娜向神父連連道謝，然後牽着孩子的手離開了教堂。

「寶寶，你現在想畫什麼呢？鳥兒、家畜，還是媽媽的臉？」

「不對！」雷奧納多用力地搖了搖頭。

「不對嗎？那麼，你是不是想畫瑪利亞和耶穌基督的聖像？」

「也不對。」他只答了這麼一句就閉起了嘴，逕自離開母親向前邁開了脚步。那是通往村郊的方向，正好和回家的方向相反。

「寶寶，我們家不是在那邊。來，到這邊來。跟媽媽一起回家，趕快去畫你喜歡畫的東西吧



「媽，我想畫的東西就在這邊嘛！從這裏走吧，走到這塊小山頭上面就是啦。」

「可是，那兒只有一幢漂亮的大房子，別的什麼都沒有啊。」

「我知道嘛，就是那幢房子呀，那是比埃洛老爺的。」

卡德莉娜不自覺地停下了脚步。胸口怦怦亂跳，聲音都嘶啞了：「寶寶，你說什麼？你到那裏去幹什麼？」

「我要把那幢房子畫下來，那就是我想畫的。它就像座城堡，我常常從老遠的地方望着那幢房子，心裏一直想畫它呢。」

「不行！」

「爲什麼，媽媽？」

「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再說了，」母親的聲音異乎尋常地嚴厲，「那裏不是你去的地方，你不能去！」

「可是，只到門前總可以吧。媽，我老早就在想着這件事情呢。」雷奧納多掙脫了母親的手向前奔跑，在陽光下泛白的泥地上投下了小小的影子。

離開母親

卡德莉娜爲什麼一心要阻止雷奧納多到比埃洛的房子附近去呢？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這幢大宅邸的主人薛爾·比埃洛，原來就是雷奧納多的父親。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為什麼父親住在那麼豪華的房子裏，而兒子却窮得連紙張和筆都買不起呢？

至於雷奧納多，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那位全村首富竟是他的生父。

比埃洛在青年時期，曾與同村的農家女卡德莉娜相識，兩人經過了一段交往，結果雙雙墮入了情網而私訂終身。

從前的社會風氣和現在不同，尤其是在這樣一個保守的小村子裏，是相當注重「門當戶對」的。雖然小倆口是在真心相愛，家人和親戚却極力反對，於是千方百計地迫使身懷六甲的卡德莉娜和比埃洛斷絕往來。

比埃洛意志也不堅，經不起家人和親戚們的七嘴八舌，終於打消了和卡德莉娜結婚的念頭。比埃洛的父親安東尼奧趁着兒子的心意還沒有改變之前，趕緊從城裏找來位有錢人的千金小姐，和比埃洛成了親。

卡德莉娜慘遭遺棄，自然是痛不欲生。但是，一個出身低賤的農家女，又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不久，孩子出生了。打從嬰兒時起，這孩子就格外的逗人喜愛，卡德莉娜每天抱呀抱的，心中也打定了主意，只要能在這個孩子在一起就很幸福了。她決心要好好地撫養孩子，與孩子相依爲命。

這個孩子，不用說就是雷奧納多。

比起做母親的卡德莉娜來，做父親的比埃洛並不怎麼感到傷心。在迎娶了父親所選購的新娘子之後不久，本來就無意長久待在鄉下的比埃洛，終於離開了文西村，到翡冷翠打天下去了。

村中的那幢大房子，只住着比埃洛的父親安東尼奧——正是雷奧納多的祖父——和幾名傭人。卡德莉娜現在已不再恨比埃洛一家人了。如果有人提起這件傷心事，她只是無可奈何地微笑着說：「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吧！」她是一個虔誠的信徒，而且心地善良，只要雷奧納多留在身旁，她就感到滿足了。

在卡德莉娜帶着雷奧納多到教堂去討取紙張和筆後數日，她又再度往訪基奧里神父。

「哦，卡德莉娜，妳今天有什麼事情嗎？」神父把他那和藹可親的紅臉轉向卡德莉娜問。

「神父，我的兒子畫了這張畫，請您看看吧。」說着，卡德莉娜取出了一張紙，在神父面前攤了開來。

「您看，他畫了比埃洛老爺的房子。」

「哦……？」

神父拿起了畫，凝目仔細地看了好一會兒，然後側着頭，滿臉狐疑地說：「實在太好了！這真是雷奧納多畫的嗎？」

「當然是真的，我可以對天發誓。」

「誰都可以看出這是比埃洛先生的公館，連那石砌的牆壁和轆轤井的雨罩，都被描繪出來了。我以前也聽說過這孩子有繪畫的天才，但實在沒有想到他竟然畫得這麼好！」

「您也覺得他的畫很動人嗎？」

「當然啦。卡德莉娜，我倒有一個要求。你能不能把這張畫送給我？我想把它貼在教堂的牆壁上，讓信徒們欣賞欣賞。」

「當然可以，畫這張畫的紙和筆本來就是神父您送給他的嘛。我很高興能够把這張畫送給您做個紀念。」

雷奧納多的畫受到基奧里神父的賞識，而有機會在教堂內公开展出，卡德莉娜自然感到很光榮。但是，她却沒有想到，這件事會使她遭到不幸的後果。

幾天之後，在一個盛夏的大熱天裏，全家人都跟平常一樣下田工作去了，只有卡德莉娜一個人留在家裏陪雷奧納多。當她坐在葡萄棚下作女紅時，基奧里神父悄悄地走了進來。

「神父，請裏面坐。」卡德莉娜見神父駕臨，連忙站起來準備收拾手中的針線。

神父却揮手制止她，「不要緊，不要緊。」他一邊說，一邊四下張望着。

「請坐吧，神父。在外面走，很熱吧？這樹下很涼快，您不妨休息一會兒再走……」

可是，不知怎地，神父支吾了半天就是不肯坐下來。只是頻頻地用他那碩大的手掌撫摸着下巴，同時又連連乾咳。接着，他一邊搓着手，一邊在卡德莉娜面前來回踱起了方步。

「神父，您是不是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卡德莉娜見他如此，有點提心吊膽地發問。

「是的，有件事情……」神父又不自在地乾咳了一聲，儘量避開了她的視線，「這個……是關於雷奧納多的事情。」

「雷奧納多怎麼樣了？」

「雷奧納多的畫實在很棒，從貼出來以後，凡是到教堂來的人，都在交相稱讚。我也覺得很

有面子呢……」神父說到這裏，又乾咳了一聲，雙手都搓得快發紅了，却還是欲言還休。

最後，他終於說：「那是昨天的事情，安東尼奧老爺到教堂來找我。」

一聽到安東尼奧的名字，卡德利娜驟然變了臉色，拿着針線的手緊張得微微發抖。

「安東尼奧老爺去找您做什麼呢？」

「雷奧納多的畫引起了他的注意呀。」

「哦，他是怎麼說的？」

「那還用說嗎？他說雷奧納多是神童哩！」

「真的嗎？安東尼奧老爺說他是神童……」卡德利娜的臉上微微地泛起了紅暈。

她雖然認定他老人家是個冷酷無情的人，但是雷奧納多能使這個人如此稱讚，倒也使她感到很快慰。

「所以啦，卡德利娜，安東尼奧老爺要我同你打個商量，希望你能答應他的一項請求。」

「是……關於雷奧納多的事情嗎？」

「是的，直截了當地說，安東尼奧老爺是希望把雷奧納多接過去，當作比埃洛少爺的養子來撫養他。」

「可是，神父……這未免太過分了……」

卡德利娜頓時氣結，一時說不出話來。這也實在難怪，因為她活在這個世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雷奧納多這個孩子身上。

「當然，我也不是沒有替你設想。你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但是，我還是不得不向你提

出這個問題。」說到這裏，基奧里神父似乎好不容易才下了決定，就在一張粗陋的椅子上坐了下
來，開始對低頭凝視着自己膝蓋的卡德莉娜進行說服。

「妳也知道，比埃洛少爺夫婦沒有孩子，安東尼奧老爺爲了傳宗接代的問題，一直傷透了腦
筋。他以前也曾私下對我訴說過他的煩惱，要我找機會探探妳的意思。」

「可是，神父，這不是太自私了嗎？我雖然是一個農家女，但是，像他這樣只顧自己，不惜
傷害別人的作法，難道不怕天譴嗎？」

「是的，卡德莉娜，妳的想法並沒有錯。不過，讓我提醒一句，妳不妨站在自身的立場來考
慮對方所提出的要求。」

「神父，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妳仔細想想看，雷奧納多是人人公認的神童，但是，神童也得讓他有機會接受教育，磨練
技藝，進而見重於社會；否則，豈不是白白糟蹋了他的天分？這好比是一塊珍貴的璞玉，如果任
其埋沒山中，它是永遠不會放出光彩來的。」

卡德莉娜低頭默默地想着。過了一會兒，她緩緩地抬起頭來，對神父說：「我想，您的話很
對。」

「可不是嗎？現在妳連一張紙、一枝筆都沒有能力買，這種家境，不免令人對雷奧納多的將
來擔憂。究竟是讓他留在身邊，作一個好兒子在鄉下埋沒一生好呢，還是忍受自己一時之苦，而
讓雷奧納多有機會發展天賦才能好呢？這該是妳作一個抉擇的時候了。」

卡德莉娜沉默了好久，然後說：「神父啊，我心裏很亂。請您把決心賜給我這個可憐的女人